

行走者

拜谒徐镜心故居

王兆贵

那个秋日的午后，原本只是去黄城办理琐事。返程时，四弟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对我说：“既然路过，咱们该去看看徐镜心先生故居。”车子拐进乡间小道，路旁的白杨树沙沙作响，仿佛在低语着一个被岁月尘封的名字。

后徐家村静静地卧在胶东平原的怀抱里。青砖灰瓦的明清民居错落有致，屋檐下挂着串串金黄的玉米，石头上坐着择菜的老妪。这般宁静祥和的景象，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走出过一位震动时代的革命者。

我们在村口打听徐镜心故居所在，一位牙齿疏落的老者眼睛突然亮起来：“找镜心先生啊！”他颤巍巍起身，执意要带我们前去。

穿过三条蜿蜒的巷子，老者驻足在一处窄隘的胡同口：“就是这儿了。先生当年每次回家，马蹄声总是惊动半条巷子的乡邻。”斑驳的砖墙上，镌刻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徐镜心故居”的标志性碑，在秋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墙上的文字将我们带回1873年的春天。徐镜心出生时，其父梦见明月入怀，故取“镜心”为名，喻“心如明镜”之意。少年时代的他，就展露过人天资，1893年与兄镜清同赴登州府应试，双双中榜的佳话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令人称道的是考场轶事——当其他考生拿到试题绞尽脑汁时，二十岁的徐镜心却取出随身玉箫，沿考场缓步徐行。箫声如流水淙淙，一周绕毕，返座挥毫立就，竟成首份答卷之作。考官阅卷卷后拍案叫绝：“此子胸有丘壑，非池中物也！”

然而这位才子并未沉醉于功名，泛黄的《徐氏家训》抄件透露端倪：“读书当以天下苍生为念”。他在书院读书时，常见饥民沿街乞食，他曾将午饭分与逃荒的孩童，自己饿着肚子听下午课。甲午战败消息传来，他连夜写下《海疆忧思录》，痛陈：“倭舰横行而官船避战，此非水师之过，乃体制之溃也！”

1903年的春天，三十岁的徐镜心踏上赴日留学之途。故居东厢房陈列着他的行囊复刻品：一箱书籍、两件长衫、三方徽墨，还有用油纸包着的故乡泥土。墙上的航线图显示，他从龙口港乘渔船至大连，再转渡轮至神户，一路波涛险恶。

在东京法政大学，他剪辫易服，如饥似渴地研读《民约论》《法意》等著作。展柜里保存着他手抄的课堂笔记，页边密密麻麻写满批注：“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说，可医中国专制痼疾”……某日见到日本学童参观军事博物馆，对着甲午战争战利品趾高气扬，他夜不能寐，在日记中写道：“国之耻辱，莫过于文明落后；士之责任，首在开启民智。”

1905年盛夏，孙中山抵达东京。徐镜心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

慷慨陈词：“齐鲁乃孔子故乡，今日当为共和革命之先锋！”他被推举为山东主盟人，当场割指血书“驱除鞑虏”四字。那张按着血手印的志愿书复印件，如今在玻璃展柜里依然灼灼如焰。

1906年归国后，徐镜心并未立即投身暴力革命，而是首先尝试实业救国。故居西厢房陈列着他创办“明新学堂”的教具：地球仪、算术模具、生理挂图。他最重视地理课，常说“欲救中国，须先让国民知道中国在哪里”，并亲自绘制《山东矿藏分布图》。为调查德国侵占胶州湾后的资源掠夺情况，他假扮药材商人走遍沂蒙山区。展板上记录着一次遇险经历：在潍县勘探煤矿时被德军巡逻队扣押，他谎称寻找治病草药，凭着背熟的《本草纲目》脱险。夜里就在煤油灯下将所见所闻加密记录，这些情报，后来成为谈判收回利权的重要依据。

厨房墙上挂着他设计的多功能农具图纸——既能锄地又可防身的“两用锹”，方便老人操作的“省力楼”。守园人指着院角的枣树说：“先生每次回乡，总要召集乡亲在这树下试演新农具。他说革命不是喊口号，要让老百姓碗里多粒米。”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山东时，徐镜心正在济南起草《独立宣言》。展馆复原了当时场景：青灯黄卷旁，一杯浓茶早已冷透，砚台里的墨汁结了薄冰。他彻夜疾书：“山东三千万同胞，誓与专制永决！”

最珍贵的展品是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合影。站在孙中山右侧的徐镜心面容清癯，眼中却燃烧着火焰。照片下方陈列着他穿过的西装复制品，口袋里还露着半截《山东宪章草案》。守园人动情地说：“听说先生在那件西装内衬绣了‘碧海丹心’四字，可惜原件已遗失。”

面对袁世凯的窃国行为，他写下《讨袁檄文》：“共和非一人之私产，乃国民之公器！”1914年他入狱后，袁派心腹带着山东都督委任状探监。他掷还聘书大笑：“镜心可碎，不可曲！”临刑前夜，他将狱中写就的《民生策》交给守牢老狱卒：“烦交故乡父老，此乃吾最后答卷。”

走出故居正堂，后院那棵百年槐树亭亭如盖。树根处围着白石栏杆，里面埋着他从日本带回的樱花枝条——本想移植故乡待春来绚烂，却终未得见花开。如今每至清明，总有民众自发在树下供奉连翘，金灿灿的花朵映着《山东独立方案》石刻版，恍若为文字注入不朽灵魂。

离去时暮色初合，村口聊天的老人们仍坐在石墩上。有人轻哼着当地流传的民谣：“徐家郎，吹箫过科场，提着脑袋换新天……”车窗外，村庄的轮廓渐渐融入暮色，未绝的箫音依然在耳畔奏响关于自由、尊严与梦想的永恒旋律。

故乡吟

美丽海湾 我的家

马素平

年初我回家乡长岛参加《逐梦蔚蓝》新书发布会期间，得知烟台四十里湾已成功入选全国第四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心中的自豪感顿时油然而生。

那片四十里湾，东揽牟平、怀抱高新、北依芝罘、南接莱山，以四十里湾为起点，美丽海湾建设向东西两翼铺展。我如今家就在四十里湾畔，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四十里湾那片海。早晨，黄海日出伴我迎来新的一天；夜深人静，海潮声伴我甜甜入眠。

而早已入选国家第二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的长岛，则是我从出生到长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乡。长山列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奇特的地质地貌，岛屿众多，礁石密布，每个岛上都有一个又一个风光秀丽、物产丰富的海湾。每次回到长岛，我都会留恋那片山山水水，尽量抽出时间多走几个地方。

这次也不例外。天寒地冻阻挡不住我亲近大海的脚步，发布会结束后，在几位长岛文友的陪伴下，我们冒着严寒游览了好几个美丽海湾。途中，文友徐滔说起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庙岛一带海域里生长着许许多多扇贝和鲍鱼，它们傍礁而居，和睦相处，整个海珍家族代代繁衍生息，和谐安居。骄横的龙王趁月黑风高，统领虾兵蟹将把扇贝和鲍鱼“两大家族”的老幼全部驱赶到庙岛塘内，令蟹将军镇守珍珠门，严禁任何水族外出。扇贝和鲍鱼不堪蟹将军的欺凌，一日，它们趁着龙王宴请各门虾兵蟹将之机，携全族老幼冲出珍珠大门，直向北边的深海奔去。从此，庙岛塘内的海珍家族跑得干干净净。这便是古老的“海珍不进珍珠门”的传说。

徐滔又指着另外一位文友吴春明说：“老吴的爸爸战争年代是一名海上游击队成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水产科研工作者，他们一代人在砣矶岛、在庙岛塘等十几个海湾搞起了水产科研监测点，先后攻克了扇贝自然海区采苗和缩短扇贝养成周期两大课题。”

这番话让我想起长岛那段辉煌的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长岛水产科研工作者在扇贝养殖、海参育苗、鲍鱼养殖、海胆增殖等方面全面开花，走出一条靠海吃海、以海养海的生态发展的新路子，并为辽宁、河北、天津以及山东沿海无偿提供养殖技术，让更多的美丽海湾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

回到烟台后，正值年关，四十里湾滨海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光璀璨，仿佛人间不夜城。烟台山至金沙灘的亲海长廊，有时光塔、幸福湾太空舱营地等文旅地标错落其间，勾勒出“城海相依、人海和谐”的滨海景观长卷。我常对外地朋友感叹，家住烟台四十里湾畔是幸运的，有帆船拉力赛、沙滩音乐节，有日出演唱会、“国潮臻品馆”烟台周，“时尚、开放、热情”的独特气质，让“仙境海岸 品质烟台”品牌愈发响亮。

从长岛庙岛诸湾到烟台四十里湾，一个又一个的美丽海湾，都是生我养我的幸福家园。这些美丽的海湾，是烟台这座滨海现代化都市向世界打开的一扇扇窗户。

诗歌港

也谈乡愁(外一首)

克庆

乡愁很稠吗
为何书写者那么密集
点燃一支烟
就看见了远方的你
承载着孩提时代
那无尽的欢乐

小孩子没有忧郁
下雨天一到
都快活得像只小狗
哪里有成年后
那些所谓的羡慕嫉妒恨

大人的世界
繁琐和规矩多
你想想是不是
童年多简单
只会哭和笑就行了

又一次看见
家乡的那缕炊烟
于是多了几道抬头纹
唉，原来乡愁是根拐杖
一旦拄上它
便就回不了头

独轮车

弯曲的脊背前躬
前面是无尽的山峦
汗水模糊眼帘
发出沙哑的呻吟
有些酸涩和疼痛

岁月爬满皱纹
是命运在做标记
记录行走的曲线
努力在过程中延伸
前行路上无需徘徊

独轮车继续上路
倾听曼妙的吱呀声
生命的序曲已谱好
接近地面的躯体
感觉到大地颤抖

把支腿触地
把神经拉成钢丝
再缠绕在一起
绷紧了拖拽宇宙
人生永不能放弃

风吹五龙河

小贝壳

风吹五龙河
细听花蕊的声音
淌着流水一样的光芒
幼芽把自己挂上枝头
温柔地看着我
鸟群衔着天空飞过
叫得那叫一个透明
春天找到了桃树
逗得她们笑成花
又羞红了她们的脸
一封长信寄给梨树
已是千树万树雪花开
草木攒足力气
推开冬日的倦怠
有柔软的香气
携着风的触角
铺开河的春波